

春水巧作画

文 / 郑利侠

立春后,天气渐暖,心情也如春阳般越来越明亮,就向向着欣赏大自然的画卷了。去拜访一下春水吧,看看这位多情的自然宠儿把迎春图完成得怎样了。

堤岸上,矮矮的柏树远远地耸立,着墨绿衣衫,好像沉思的智者,酝酿着冬去春来的哲理诗篇。

高高的杨树熬过漫长寒冬,舒展着枝桠,虽然枝条上没有叶的喧哗。但它依然用光秃秃的枝条儿写着铁笔银画。

临水的红苔,被修剪得整整齐齐,红色的血液涌上脸庞,心底深唤着苞里的嫩芽。

初春的水,清澈明净,被冰的银筛滤去了尘滓。此时苇、菖蒲还在做着冬的梦,水草成了东家,它们拉起长链,网住了一汪碧绿,把这里变成了草的茂林。

水又舒展双臂,揽岸上的柏、杨、红苔入怀。轻声抚慰,别急,惊蛰一到,虫们就来与你们玩耍。还有鸟儿登枝欢唱,啼得绿叶红花如画。

空中的电线也把纤细的身段投影,似一道道墨痕,要把这远的、近的、高的、矮的一并串起,如同一家。

野鸭划动脚蹼,摇摇摆摆,微胖的身子描出的细纹,圈圈荡开,水面上的景象变成了动画。

这是一幅素描画。春水只用了黑、白勾勒了初春的轮廓,引你尽力想象画面的内容。

惊蛰过后,大自然的生命活跃起来。我惦记着春水的画面,该不会增添了新内容吧?

我就跑向更远的饮马河。夹岸数百步,皆是垂柳,柔条上是嫩黄的新叶。顺堤望去,一片翠荫朦胧在水里。

我乘兴向前走,半个时辰的工夫,河岸的色彩不再是纯绿一片,多了白、黄、橘红的颜色。

岸上长长的汉白玉栏杆,将影子投入水面,春水为它描绘了一幅对称图案:栏身、柱头、镂空,一样不少。

三两株樱花树,枝头绽满了白花,这种樱花性子泼辣,倾尽热情呼啦开放。它们将俏丽的影子投向春水,春水又在画布上添上了点点的白,如星落河面。

迎春花,这位迎春使者,在人们的赞美声中频频谢幕,只剩下疏疏的不再耀眼的黄。细心的春水也忙请他人画。夕阳趁机会洒一层金色于水面,为画布做了明净的底色。

春水的画就这么耐人品味:她先以素淡的水粉画取胜。我在画中游,也恍若成了画中人,又会是什么色彩呢?

不久春水将会不惜她的热情,拿出朱红、油绿、翠蓝……那时又是绚丽的油画了吧?



观沟观沟,名观之沟,河阴汜畔古村,魏城佳区悠久。

观沟之观,名曰重阳,全真道教之所,金辉流派,三清宝殿依旧。六层庙宇,雕檐画廊,曾为汜水道首。

观沟之沟,沟深坡陡,沟底潺潺溪流。潭潭相连,湾湾相套,中间曲径通幽。曾有参天杨树,远近闻名,荫泽四周。沟壑纵横,花香鸟语,人在画中忘忧。

观沟之顶,西对逍遥,南依五云,东望郑汴,北瞰黄河,气势何等浑厚。南北二岭,大小山头,奇形怪状,若鸟若兽。南岭北视,山头一顺东勾,北岭南望,山尖一律西勾,恰似百鸟朝凤,风水宝地罕有。相比于孤舟渡之飞龙顶,世称“北龙南凤”。成景名胜,汜水佳境,景致美不胜收。

相传观沟,四山护卫,青狮白象,黑虎白牛。民谣相传:青狮白象黑虎喉,门前卧着大黄牛,狮子口里叨绣球,绣球顶上播鼓头。擂鼓台上,曾经川汜大战,列国志史中留。功过是非,山川依旧,不见当年将相王侯。

观沟古道,东西要塞,车水马龙,历史车轮谁能停留?沟底通道,上连竹叶寨,下接汜水黄河,位置难攻易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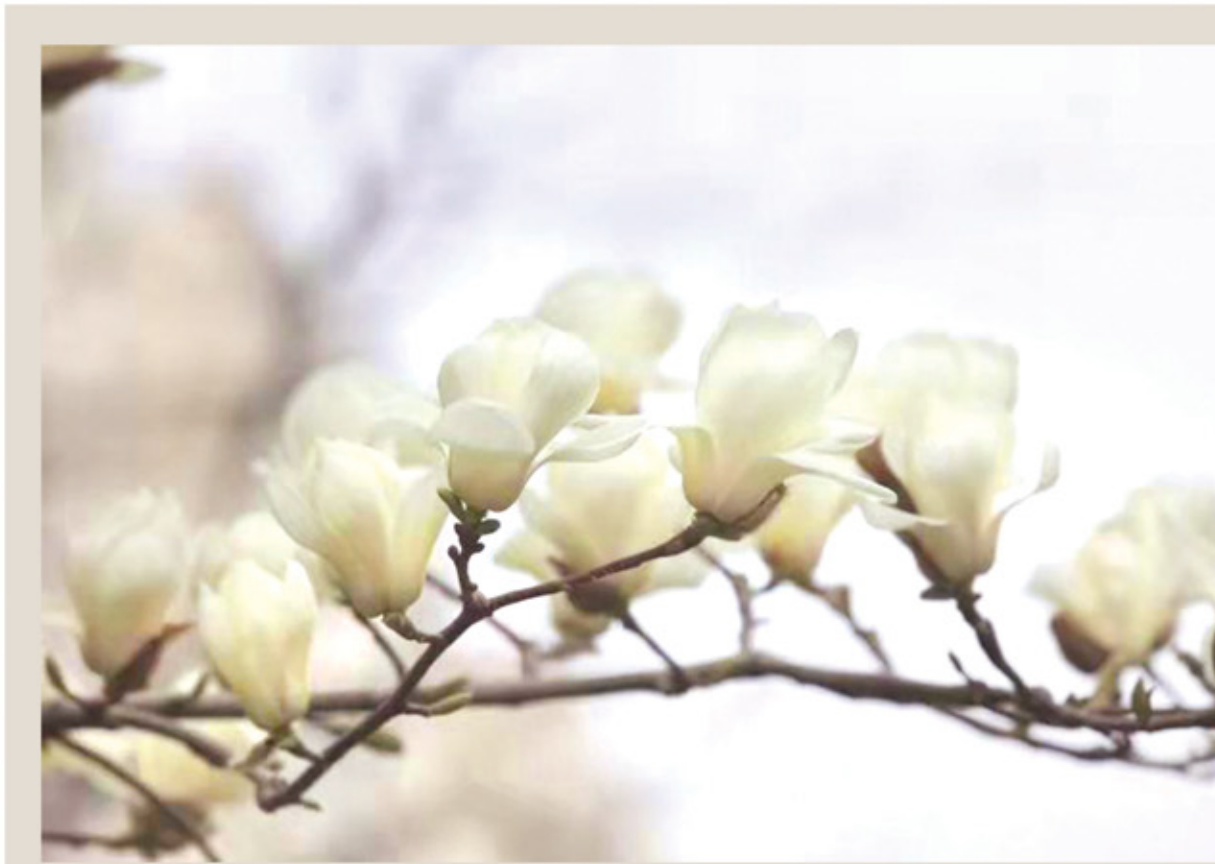
观沟赋

文 / 张元恒



遥想当年,李世民据虎牢虎林关隘,棘寨方顶抽间,夜掩寨建德,一战功成,威震九州。

观沟故居,依托南北二岭,靠山打窟,出土围院,分列厢房,户外小小门楼。黄土深厚,土窑冬暖夏凉,节省建材,解决百姓定居之忧。



玉兰报春

禹建杰 / 摄

一棵树的思念

文 / 田秀明



人这一辈子,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或者两棵树,像印记一般,深深扎根在岁月的土壤里,留给我们的永无止境的思念和萦萦不绝的回忆。在我的生命里,也有这么一棵树,岁月更替,年轮转换,那一抹绿意,在我的记忆里始终不能忘怀。它是一棵香樟树。

三十多年前,我从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考进南京的一所大学,班上的同学都是从省内各个地方来的。时光匆匆,一晃数载,已经临近毕业。记得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级生活会上,同学们互诉离别情谊,依依不舍,不舍的是朝夕相处的同窗之谊,不舍的还有对老师、对学校的留恋之情,大家商量着要给学校留下点什么,也给自己留一份念想。想来想去,最后决定种一棵树。

种树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赞许,也得到了同年毕业的其他班级的响应,学校专门留出一块地,用于我们毕业班种树。一棵香樟树,是大家筹资从花木公司买来的,茶杯口般粗,种树的时候,同学们争着挖坑、培土、浇水,香樟树种下后,大家不忘在树前合影留念,并且约定每过5年相聚一次,到时候来看看学校,看看香樟树。

离开学校,告别香樟树,在我的心头,无时无刻不涌动一种思念,这思念,是对一棵树的思念,也是对一段美好时光的思念。5年很快过去了,我们又一次站在香樟树下,香樟树长粗了,也长高了,枝杈伸展着,留下了一片绿荫。熟悉的地方,熟悉的香樟树,我们再一次合影,一枚香樟树叶从树上飘然而下,我忍不住弯身捡起,夹进包中的书页里。

约定还在继续着,每隔5年,我们都会相聚到香樟树下,每一次都会留下合影,每一回我也会俯拾一枚香樟树叶,妥妥地保存着。

思念渐浓时,我会翻出这些老照片和几枚香樟树叶,抚摸着,擦拭着。照片中,香樟树一次比一次要粗些,要壮些,而照片中的我们,一张一张翻过去,从当初的青涩稚嫩,到成熟稳重,再到两鬓含霜。岁月渐行渐远,香樟树已经长成了一棵傲视苍穹的巍然大树,我们也在岁月里渐渐变老。照片已然泛黄,香樟树叶干枯的,一触即碎,但是,我对一棵树的思念,却始终青葱着,朝来夕往,岁岁年年,愈加郁郁葱葱。

树如人,人也如树。当初离开校门时,我们何尝不是一棵棵待势待发的小树苗,只是我们这些树苗,没有像那棵香樟树一样栽在校园里,而是栽到了需要我们的各个角落里,生根,发芽,寒来暑往,经历暴风骤雨的洗礼,经历寒霜霜雪的洗礼,就像香樟树一样,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。

又是一个5年,我们相聚在南京。学校已经搬迁到了新校区,曾经的老校园里,那棵香樟树还在,依然青葱着,依然挺拔着。或许,明天,这棵香樟树会从这里消失,我相信,对一棵树的思念,一直都会在,会长长久久留在我不可磨灭的记忆里。

2021年7月,我和我先生二人开上我们自己的荣威车,开始了我们甘肃青海的旅程,踏上了祖国大西北的土地。我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风景,了解了以前所未知的风土人情,开阔了视野,增长了知识,锻炼了体魄。

这次的甘肃之行,彻底改变了我对甘肃的印象。之前,在我的印象里,甘肃是一个到处是戈壁滩、风沙走石的蛮荒之地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在我经过的大多数地方,竟然是瓜果飘香、绿树成荫,玉米杆上结着硕大的玉米穗,成片的蔬菜翠绿可人,大片的青稞都郁郁葱葱,远远地望去,竟是和内地无甚差别。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的水果分外的美味,品质比内地更上一个等级。以至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公,吃得欲罢不能,回来后血糖直线上升,竟然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院,血糖才趋于平

游记之甘肃篇(二)

文 / 张惠蓉



2021年7月27日,我们来到了日月山景区。日月山景区坐落于青海省湟源县西南40公里处,海拔4000米,青藏公路通过的日月山海拔3520米。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,一路高速,一个多小时,就到了景区。日月山自古就是历史上“羌中道”、“丝绸之路”、“唐蕃古道”的重要通道。曾经是会盟、和亲、战争以及“茶盐”、“茶马”互市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地。日月山在中国地理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是中国地理的主要分界线。它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,是农业区与牧业区的分界线,是外流区域与内流区域的分界线,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。日月山在唐朝时称为赤岭,相传,文成公主和亲进藏时路过

此山口,此地为唐蕃分界线,唐、蕃各自的送亲及迎亲队伍在此交接,文成公主自此就进入了吐蕃的地界,公主拿出皇帝赐予的日月宝镜遥首东望,故土亲人,从此天各一方。宝镜不慎摔成二半,化成日月二亭,“西行此去不复回,掷碎宝镜别长安”。至此,赤岭改称日月山。现在的日月二亭,安立在山路二侧的小山坡上,二亭为八角攒尖顶式砖木结构建筑,内有“文成公主进藏纪念碑”及壁画,以纪念文成公主的不朽事迹。